

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主編
中國思想史組主編

柏牙子

〔宋〕 鄭牧著

信書局
影印

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

中國思想史組主編

柏牙琴

〔宋〕鄧牧著

中華書局

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

伯牙琴

(宋) 鄭牧著

張豈之、劉厚祐標點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上海大众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 · 2 1/8 印張 · 30,000 字

1959 年 9 月 第 1 版

1959 年 9 月 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定價：(9) 0.32 元

統一書號：2018.33 59. 9. 京型

序

鄧牧字牧心，浙江錢塘人，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卒於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一二四七——一三〇六年）。

鄧牧是中國中世紀的『異端』思想家，他自稱『三教外人』，以表明他不列入任何正宗的行列。

關於他的身世，史籍上沒有記載，僅在洞霄圖志中有一篇鄧文行先生傳，其中說他少年時候，『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他自己在逆旅壁記中也說：『余家世相傳，不過書一束。』

在他三十二歲的那年，宋亡於元。在這樣的情勢下，他下定決心不到元王朝去作官，而懷着悲憤的心情到名山大川之間漫游。當時，和他往還的有謝翹、周密等人。謝、周都是『抗節遜迹者』（四庫全書伯牙琴提要）。同時他和一些道士們也有着比較密切的關係。

元成宗大德三年（公元一二九九年），鄧牧到餘杭大滌山中的洞霄宮隱居。

大德九年（公元一三〇五年），當時的玄教大師吳全節奉元朝的命令到餘杭請鄧牧出山去做官，

他嚴詞拒絕。

鄧牧隱居在大滌山的時候，曾和冲霄觀道士孟宗寶編輯了洞霄詩集和洞霄圖志兩部書。這兩部書沒有什麼思想性，僅只是一些關於游覽、酬答的詩篇和一些道院的記載以及道士的小傳。

鄧牧的一部具有思想性的代表作，便是伯牙琴。這也是宋亡以後，他隱居時的作品。這部作品原來包括詩、文六十餘篇，在四庫全書編纂時僅存下二十四篇，『並序、跋爲二十六』篇。四庫全書提要的編者認爲是原集『佚其詩一卷』。現在流傳的有清乾隆丙午年（公元一七八六年）鮑廷博編的知不足齋叢書本。其中除去原存的二十四篇外，又增補了文記五篇、詩十三首。最後又有續補二篇，鮑跋中並未提到，當係最後增補，國粹叢書本鄧實跋中認爲即遊山志的軼文。

在談到伯牙琴的內容時，四庫全書伯牙琴提要說，其中『寓屋壁記、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感，餘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侘傺幽憂，不能自釋，故發而爲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宗旨多涉於二氏。』這種看法並不全面，如果我們透過伯牙琴的文學形式，剝去一些道教與莊子語言的雲霧，便會發掘出其中的『異端』社會思想的合理部分。要指出，鄧牧並不是一個忘情於『世人道』的人，隱居只是他在亡國以後不得已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消極反抗的手段。他在隱居時所寫的作品也並非完全流連『山水之樂』，而在其中包含着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貫穿着現實的人道

主義的精神。

鄧牧在伯牙琴自序中就曾表示過他的隱憂的心情，唯恐沒有『知音』懂得他所彈奏的內心的琴曲。他說：『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他在後序中又說，伯牙琴中的詩文『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閒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但他並不悲觀，用『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的話作為自己的安慰。

那麼，從哪些地方可以看到鄧牧的社會批判論及其現實的人道主義精神呢？

首先，鄧牧從柳宗元的寓言式的社會諷刺小品文中找到了合式的武器，這明顯地表現在他所寫的二戒——學柳河東的雜文中。（見本書第一〇頁——一頁）

在越人遇狗這一則短短的諷刺小品中，鄧牧把元朝統治者暗射為『狗』，揭露了它的貪婪殘忍的性格。從越人與『狗』妥協所造成的悲慘的後果，他作出這樣的結論：『人』不能和『狗』妥協，不能一時一刻地放鬆對『狗』的警惕。在這裏，披着故事外衣的輕鬆的小品却含蘊着對於黑暗現實的極其嚴肅的批判和揭露。

《楚侯鬼》這則雜文當然不是一則談神說鬼的迷信小品，這裏揭露了『楚鬼』以及依附它的『亡賴』與『齊民』的對立，這即暗示現實社會中元朝統治者及其走卒與人民的對立。鄧牧大膽地揭露了『亡賴』們的醜相。在這幅蒙上了『神』、『鬼』外衣的民族與階級矛盾的圖景中，鄧牧表同情於人民。時代與階級的局限，使他看不到為人民伸張正義的力量，於是幻想出一個具有很大權威的、主持公道的『神』，依靠它擊敗了反動勢力。這裏，並沒有命定主義的說教，鄧牧肯定『倚氣勢，驕齊民』的無賴的好運是不會長久的。

其次，鄧牧也寫過政論性的文章，在其中他尖銳地抨擊了暴君與酷吏。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奪者和剝削者。他說：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伯牙琴，君道篇）

『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同上）

他又這樣揭露酷吏對人民的掠奪：

『小大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為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間。率虎

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吏道篇）

『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爲民害耶！』（同上）

鄧牧指出，在暴君與酷吏的壓迫之下，人民無法生活下去，起來進行鬥爭是必然的，合理的：『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同上）

鄧牧認爲，暴君與酷吏的壓迫以及人民的鬥爭，那是後世才有的，古代並不如此。他對古代作了一番空想性的描述，在與當時現實的強烈的對比中，刻劃出一個幸福美好的烏托邦。

在鄧牧所設想的烏托邦社會里，也有皇帝。但他只是公共事務的最高的管理者，而不是最大的剝削者和掠奪者。皇帝的身份地位和老百姓差不多，『皇帝清問下民，其分未嚴也。』皇帝不但不能作威作福，相反地，他既然是人民推選出來的公僕，那就必須不辭勞苦地爲老百姓辦事。因此就產生了這樣的現象：大家都推來推去不願當皇帝。但是有人一旦被選爲皇帝，大家便都擁戴他，唯恐他走了以後沒有人來接替。他在君道篇中說：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生民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

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天下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在他所設想的烏托邦社會里，也有官吏。但他們只是被選出來幫助皇帝管理公共事務的人，而不是特權階級。因為那時社會上雖然很太平，公共事務總得有人管理，因此官吏總還是有的，只是人數可以少一些。這些少數的官吏都是既有道德修養又有才學的人，和人民的關係很密切。《吏道篇》中說：

『古者軍（疑作「君」）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

在這樣的社會里，鄧牧認爲，既無盜賊，又無戰爭。人民都是勞動者，他們有不同的職業，但都是自食其力，而不是『不肖游手』之徒，不同的職業分工是人人必須依靠勞動來生活的手段。《吏道篇》中說：『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

鄧牧還認爲，在這個烏托邦社會里，人們都很謙虛，喜歡表揚別人的長處，而不是用欺詐的手段來博取虛名。他在《名說》中說：『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遏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

得爲君子。……』

很顯然，鄧牧所設計的這個『異端』的烏托邦，正是一個沒有壓迫和奴役的、不勞動不得食的社會。這個社會是有組織、有管理機構的，並且誰都有資格來做管理者；人民和作爲公共事務管理者的『君』、『吏』也處於融洽的關係中。

如何實現這個空想呢？鄧牧回答說：

『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吏道篇）

這種主張，一方面表示出對於舊的社會制度沒有任何妥協，他並不幻想有一些『才且賢』的官吏出來就可以改善社會面貌，而主張撤除一切統治機構，最爲上乘；但另一方面，他的空想的弱點也明顯地暴露出來，他不可能找到實現他的空想方案的途徑，而只能『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

所謂『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只不過是一種飄渺的幻想，憑靠着這種幻想當然並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因此，他除去以文字爲武器對現實進行揭露與批判外，便『遙蕩於無何有之鄉』（代問道畫），以一切都要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滅來安慰自己，更斷言『六骸耳目，非吾有也；自天地委形，而不得與之遺；及大化之往，如土委地。向之欲高名、厚利、彊有力者，而今安在！……』（逆旅壁序）

記）這就從烏托邦的空想又墮入逃世的幻覺之中了。

歷史研究所二所張豈之、劉厚祐最近將知不足齋叢書本伯牙琴一書加上標點，並由中華書局請人參照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校本（收入武林往哲遺著）做了校勘，排印出來供讀者參攷。

侯外廬

一九五九、九、一

自序

余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曉。惡狀其說不誤也。爰寫存稿。

今世傳此詩者。多據後面才出。浪想焉。《白居易集》。以平居見其全本。自是近事。

白居易

目 錄

序.....侯外廬〔一〕

自序.....〔九〕

文

見堯賦.....〔一〕

君道.....〔一〕

吏道.....〔五〕

名說.....〔三〕

寶說.....〔六〕

二戒——學柳河東.....〔八〕

越人遇狗

楚僕鬼

元無人傳

- 謝臯父傳 [二]
寓屋壁記 [三]
逆旅壁記 [四]
永慶院記 [五]
友古齋記 [六]
集虛書院記 [七]
亦山齋記 [八]
沖天觀記補 [九]
超然觀記補 [一〇]
清真道院記補 [一一]
昊天閣記補 [一二]
雪竇游誌 [一三]
代問道書 [一四]
蠟屐集序 [一五]

張叔夏詞集序

鑑湖修禊序

西湖修禊序

洞霄詩集序補

代祭和靖祠文

代祭胡葦航文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詩

寄友補

漢陽郎官湖補

九鎻山十詠補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補

續補

陶山遊記

自陶山遊雲門

四

後序

五

鄧文行先生傳

六

四庫全書伯牙琴提要

七

伯牙琴跋

八

(清)鮑廷博

九